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真實還原一位偉大而平凡的僑領形象——評陳淳淳《陳著遠傳記》

石嘉卉；古大勇

陳淳淳著《陳著遠傳記》以翔實的史料、和與時代共振的寫作視角，書寫了旅菲僑領陳著遠從抗戰童年到跨國創業、以體育凝聚僑心的一生。本文從真實而豐富的史料、南洋華僑獨特的精神肖像和個人與時代三個維度切入解讀，該傳記不僅還原了一位華僑之子在時代洪流中白手起家、回饋桑梓的動人歷程，還展現了以陳著遠為代表的海外華僑群體勇敢堅韌、智慧通達、無私奉獻的精神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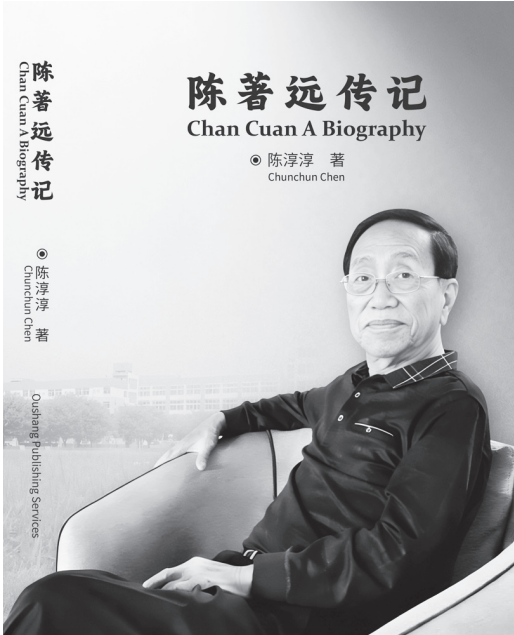
一、以填補空白性質的一手史料為基礎，真實還原一位偉大而平凡的僑領形象

作為一部海外華文傳記作品，《陳著遠傳記》核心價值在於填補在菲律賓的華僑領袖史料空白，真實還原一位陳著遠這樣一位偉大而平凡的僑界先行者形象。菲在華百年僑史中，諸多聲名顯赫的大人物被史書銘記，但不少默默深耕實業、投身僑務、助力異域發展的領袖，卻淹沒於時光之中。例如，深耕菲華體育事業、熱心公益濟世、堅守家國情懷的僑界實干者陳著遠，卻無專屬系統的生平記載。陳淳淳立足人物訪談、本地華文史料、社群記錄、摒棄虛構美化，以嚴謹紀實的創作態度，串聯起陳著遠少年離鄉、闖海立業、深耕僑務、躬身公益的完整人生軌跡，彌補了民間僑務史、菲華體育史的史料缺憾。

偉大的一面，體現在陳著遠於時代夾縫中開辟新路的膽識格局與投身公益事業的情懷。菲化法案打壓下，華僑經濟遭受系統性排斥，家族事業面臨存亡抉擇，他敏銳地捕捉到食品塑料包裝產業的潛在前景，在父親拒絕支持的情況下果斷自立創業，最終成為菲律賓食品包裝產業的領軍人物。此後，他又在菲律賓經濟政策調整的關鍵節點把握時代風口，將事業版圖拓展至旅遊地產，在長灘島建起多家度假酒店並成立T-one房地產開發公司。每一次轉型，都是一位華僑企業家對時代脈搏的精准把握，更是對華社經濟空間的奮力拓展。傳記還書寫他熱心公益事業、投身菲華體育感人事跡及其所體現的文化情懷。

平凡的一面，則體現在陳著遠作為普通人的成長軌跡與情感世界。例如：抗戰時期僑匯中斷，年幼的他與母親相依為命，挑著母親做的糕粿沿街叫賣，稚嫩的肩膀早早扛起生活重擔。這段苦難經歷沒有被傳記渲染為悲情敘事，而是以朴素的筆觸呈現了一個僑鄉少年早熟的過程。又如他與銀行職員譚群美的相識相知，則展現了陳著遠情感世界中溫暖而平實的一面——追求、成婚、育有三子，婚姻幸福美滿，這些看似尋常的人生片斷，恰恰還原了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形象。

陳淳淳在序言中強調「每一個認真活過的生命，都值得被鄭重書寫」。從挑著



糕粿沿街叫賣的僑鄉少年，到菲化法案打壓下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再到長灘島度假酒店與T-one房地產的締造者——傳記正是以這樣翔實又具體的史料，一筆一筆地勾勒出一位偉大而平凡的僑領形象。他的偉大，在於每一次逆境中的抉擇都指向突破與擔當；他的平凡，在於他的起點他的每一步都踩在真實的歷史土地上。這種「偉大」與「平凡」的交織，正是這部傳記最打動人心之處。

二、以中華文化精神、家國情懷和體育精神為核心，為一位南洋僑領繪摹獨特「精神肖像」

陳著遠的精神底色，首先來自閩南文化的深厚滋養。林華東在《閩南文化-閩南族群的精神家園》裡將閩南文化的核心精神概括為：「重鄉崇祖的思維觀，愛拼敢贏的氣質觀，重義求利的價值觀，山海交融的行為觀。」這四種品質在陳著遠身上得到了完整而鮮活的體現。「重鄉崇祖」讓他雖遠在菲律賓，卻始終心系故土石獅，對家鄉教育與公益事業持續傾注心力；「愛拼敢贏」讓他從抗戰時期沿街叫賣糕粿的貧苦少年，成長為菲化法案打壓下白手創業、敢於跨界開拓的產業拓荒者；「重義求利」讓他不僅敢於抓住時代風口轉型事業，更為菲律賓食物包裝印刷行業的龍頭，更是將商業成功轉化為服務同胞、回饋社會的起點；「山海交融」則讓他從食品包裝到旅遊地產順勢而為，展現出閩南人可山可海的靈活與膽識。正是這四重精神品質的交融，構成了陳著遠作為南洋僑領最深沉的精神根基。

儒家文化的浸潤，則為陳著遠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更為深厚的倫理根基。《左傳》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

朽。」這「三不朽」很好的概括了儒家文化的道德次序。而陳著遠一生，正是對這「三不朽」的生動實踐。立德，在於他一生秉持慈孝誠信——陳著遠在成家立業後就承擔起贍養家人的責任，定期給母親和妹妹寄來豐厚的僑批，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困難時期，他還多寄一筆作為族人的生活費用，甚至給族人寄來辦學校修宗祠的錢。立功，在於他不靠父輩的蔭蔽白手起家，以實實在在的事業成就書寫了一位華僑實業家的奮斗傳奇。立言，也體現在他常說的「該做的事就做，該捐的錢就捐」，這句朴素之言背後，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向善初心——他將商業成功轉化為對華文教育的持續投入、對華人體育的傾力支持、對菲律賓當地社會發展的積極參與，以服務同胞、回饋社會的實際行動，完美詮釋了南洋華僑「立業異鄉、反哺兩地」的立身准則。可以說，這裡的立言，不一定指常規意義上著書立說形式的「立言」，而更多指向他的「行為語言」。

陳著遠的家國情懷是雙重的、跨越國界的。他始終心系故土福建石獅，對家鄉的教育與公益事業持續傾注心力；同時視菲律賓為第二故鄉，以體育和教育為紐帶凝聚華社、服務當地。這種「雙重家國」的情感結構，證明對故土的深情與對僑居國的責任，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

體育在陳著遠的精神肖像中同樣佔據著獨特位置。1988年創立菲華體育總會，不是商業成功後「附帶」的公益行為，而是一位華僑對「如何凝聚僑心、如何強健民族魂魄」這時代命題的深沉作答。他年少時以11.3秒奪得百米賽跑冠軍，對體育的熱愛貫穿一生；當他將這種熱愛轉化為公共事業時，體育便成為聯結僑社、培養青年、傳承文化的精神紐帶。

中華文化精神為根，家國情懷為魂，體育精神為形——三者交融，構成了陳著遠獨特的精神肖像。陳淳淳以細膩的筆觸，讓讀者看見——中華文化精神活生生地流淌在每一位海外華僑的血脈中，成為他們在異鄉立足、發展、奉獻的不竭動力。

三、采用個體生命、社群發展、時代格局三重融合的多元敘事視角，完成記載歷史、傳承精神的使命

《陳著遠傳記》最動人之處，在於它清晰地呈現了一個核心主題：陳著遠始終是時代的「回應者」，而非僅僅是時代的「受益者」。他的每一次人生轉折，都伴隨著對時代召喚的自覺回應。作者采用個體生命、華僑社群發展、時代格局三重融合的多元敘事視角，完成記載歷史、傳承精神的使命。

個體生命視角，是這部傳記切入歷

史的第一道切口。傳記以陳著遠的個人人生軌跡為線索——從福建石獅僑村的貧苦少年，到菲化法案打壓下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再到食品包裝產業的領軍人物與菲華體育事業的奠基人。這條軌跡不是懸浮的傳奇，而是一個普通人在具體歷史條件下做出具體選擇的過程。傳記沒有將他神化，而是如實呈現了他在家族反對中的孤獨、在產業轉型中的艱難、在時代變局中的抉擇，讓讀者看見一個有血有肉、有根有魂的真實個體。

社群發展視角，則將個人命運置於菲華社群的歷史變遷之中。透過陳著遠的一生，讀者看到再的是近幾十年菲華社群從單路藍縷到蓬勃發展的縮影：早期僑民在異國艱難立足，僑社逐步壯大、凝聚力日益增強，中外交流日趨密切。陳著遠以體育凝聚僑心、以教育傳承文化的努力，正是菲華社群從「謀生存」走向「求發展」走向「回饋當地」這一歷史進程的生動寫照。他的一生，是無數南洋華僑奮斗者的共同記憶。

時代格局視角，則讓傳記獲得了更為宏闊的歷史縱深。陳著遠的每一次人生轉折，都與時代脈搏緊密相連：抗戰時期的僑匯中斷、菲化法案的經濟打壓、菲律賓經濟政策調整的風口機遇、海外華僑主動融入當地並雙向賦能的時代大勢。傳記通過一個人的人生，折射出中國近現代史、菲律賓華僑史與冷戰格局下華人經濟崛起的多重脈絡。

《陳著遠傳記》是一部飽含敬意的真誠之作。陳淳淳以一位寫作者的真誠，為陳著遠——為讀者——保留一個可以進入、可感受、可與之對話的生命空間。

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華僑實業家的個人奮斗史，更是一代海外華僑群體的精神縮影：他們在戰火中成長，在異國中打拼，在菲化法案的打壓下艱難轉型，在父輩的質疑中果斷創業，最終以勇敢面對命運，以智慧把握機遇，以奉獻回饋社會。陳著遠以他九十年的人生歷程證明：一個人的偉大，不在於他擁有了什麼，而在於他給予了什麼；一位華僑的功績，不僅在於他個人的成就，更在於他為華社、為家鄉、為後世留下了怎樣可以傳承的精神財富。這本傳記也完成了它最誠實的使命：它記錄的不僅是一個人的一生，更是一種將個體生命轉化為公共記憶、將個人成功轉化為民族精神的書寫倫理。

作者簡介：古大勇，文學博士，紹興大學教授，紹興大學魯迅與世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理事，紹興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石嘉卉，紹興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讀研究生。

回故鄉看秋的日子 藏在時光隧道裡的重陽

車慧琰

楊衛中

秋色正濃，秋的涼意微微地漫上來，清晨，我搓著雙手，望著窗外，街道的角角落落盡染上了秋的氣息，零星的黃葉翩然起舞悄然落下，行走的人群中，有人穿上了墨綠的毛衣，空氣中蕩漾著淡淡的潮濕的霧氣。

可是，白化花的太陽升起，陽光瞬間將一切灼爛成了金黃色。秋天真的來了，我又想起回故鄉看秋去。

故鄉在大山深處，秋來的似乎是不緊不慢，秋收時，母親激動、緊張著，早早安排我們看秋去，看玉米，金黃色的玉米毫無顧忌地露出整齊的板牙，每一顆玉米籽吐露著一點心事，我們站在玉米邊，手中緊握著趕牲口的鞭子。

夕陽西下晚霞滿天時，放牛的牛倌趕著牛兒下山來，搖著響亮的皮鞭，吆喝聲震徹了整個山谷，牛兒路經玉米地，總是很貪婪地撕扯掉玉米棒子，挨著路邊的田地怎經得起全村幾十頭牛的瘋狂偷竊，於是，安排家中的孩子看秋，其實也是幫著牛倌驅趕那些沒有紀律的牛兒，在牛群即將到來時，我們便開始造勢，高一聲低一聲地嘶喊，揚起鞭子甩得賊響，牛兒一看這陣勢，大都乖乖就范。但是，還是有淘氣的小牛一股腦地竄

進玉米地裡，撲騰撲騰地踩倒了許多玉米，心疼的我們直掉淚，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玉米是農家的主要口糧。

看秋，看谷子，谷子成熟後碾成小米，小米南瓜粥是老家人的家常飯，多余的小米可以賣掉，價格不錯的，我的父母很重視看谷子，看谷子的任務主要是轟趕那些嘴饞的麻雀，它們成群結隊地蜂擁而至，迅速地啄食著飽滿的谷粒，瞬間，沉甸甸的谷穗就會變得輕飄飄的。

它們好像並不懼怕母親設置的稻草人，居然在稻草人飄飛的衣裳上嬉戲著、呼朋引伴地鳴叫。我們對付麻雀的工具主要是石頭、樹枝，一旦黑壓壓的一片麻雀來襲，我們便使勁晃動著樹枝子，麻雀們嚇得一哄而散，但是，狡黠的雀兒並不飛遠，停靠在附近的樹枝上再次等待時機，繼續來犯。對此，我們只好撿起石頭向這些山賊們投去，擊中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以解心中怒火。

看秋，看大棗，棗子成熟了，自家的棗樹林上棗兒飽滿亮澄澄地耀路人的眼，那些年，一斤青棗能賣上一元錢，村中不時有小販來收購棗子，想保證自己家的棗子不被人早早摘掉，我們開始值班看棗子，坐在陰涼的樹下，攤開自己喜歡的書沒頭沒腦地看，疲倦了，打開掛在樹干上的收音機，聽聽廣播，那樣的日子很是愜意，至少不用與牛啊麻雀啊著急生氣。中午時分，母親會把飯菜送來，就著秋色，就著飄漫的山菊花，就著青春年少，開心地用餐。

多年了，母親不再吩咐我們看秋了，農家的生活模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不用看秋了，可是，我依然懷念故鄉看秋的日子。

古籍《易經》把「九」定為陽數之極，日月逢九，兩陽相重，故稱「重陽」。「九九」與「久久」諧音，又被賦予長久、長壽的寓意。「重陽」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魏晉以後，「重陽」的習俗氣氛漸趨濃厚，至唐代形成民間節日，並沿襲至今，古人過重陽節不僅儀式感拉滿，而且花樣繁多。

唐代的重陽節，皇宮要舉辦有獎射箭比賽，有時還會發放福利。貞觀十六年重陽節，唐太宗賜文武五品以上官員在玄武門騎射，獎品很是豐厚，射中鹿便賞馬一匹；貞元四年，唐德宗李適把重陽節設定為法定假日，規定節日期間文武官員可擇地宴游，並由朝廷按職級發放賞錢，宰相常參官賜錢五百貫文，翰林學士一百貫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十軍各賜五百貫……節前五日支付，永為常制，可謂滿朝官員雨露均沾，皆大歡喜。

遼金時代，重陽節還是皇帝狩獵的固定禮俗。《燕北雜記》記載：「遼俗，九月九日打圍，賭射虎，少者為負，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飲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醬拌食之。」金代的女真人也有重九圍獵的習俗，《金史·世宗本紀》中說：「重九出獵，國朝舊俗」。金世宗完顏雍在即位第二年九月九日便「獵於近郊」。

登高飲宴，賦詩唱和，是古人過重陽不可或缺的活動。唐景龍三年重陽，中宗親登慈恩寺大雁塔，群臣獻酒祝壽，並舉行同題詩會，「先成者賞，後成者罰。」此後君臣游歷登高、飲宴賦詩成為重陽節的保留節目，高宗、中宗、肅宗都寫過以重陽節為題的詩。元和四年，白居易在長安任左拾遺、翰林學士，參加了憲宗的曲江賜宴，在《禁中九日對菊花酒憶元九》寫道：「賜酒盈杯

誰共持，宮花滿把獨相思。相思只傍花邊立，盡日吟君詠菊詩。」表達了對好友元稹不在身邊的遺憾和無盡思念。

民間過重陽，登高、飲酒、賞菊、插茱萸已是常態。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千金方·月令》載曰：「重陽日，必以肴酒登高遠眺，為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歸。」《西京雜記》中亦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的記載。釀制菊花酒，早在漢魏時期就已盛行，九月九日這天，采下初開的菊花，放入白酒中泡制，直至第二年九月九日才拿出來飲用。茱萸是最有唐代特色的元素，茱萸是藥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驅蟲除濕、逐風邪、治寒熱等功用，因此被視作除穢辟邪神器，綽號「辟邪翁」。重陽這天，人們採摘茱萸的枝葉和果實裝在彩色布包裡，佩戴在身上，有辟邪之意。

圍繞茱萸的唐詩金句數不勝數：王昌齡有「茱萸插鬢花宜壽」，杜甫有「醉把茱萸仔細看」，白居易有「舞鬟擺落茱萸房」，而王維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更是成為婦孺皆知的千古名句。

重陽節還有吃糕的傳統。漢朝時稱作「蓬餌」，唐朝時叫「麻葛糕」「米錦糕」，宋時叫「菊花糕」「重陽糕」。重陽糕有「糙花糕」「細花糕」和「金錢花糕」三種。到了明代重陽節，還有天子向京城大臣賜糕，江、浙以北民間有吃糕的習俗。

歲歲重陽，今又重陽。重陽節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如今又演變為敬老孝親的「老年節」，變的只是形式，不變的是對生命的禮贊，千年習俗與當代孝道交融，重陽早已成為刻進華夏兒女血脈裡的基因，載著千年文明的馨香，愈發光大。

